

平泉先生文集

皇朝通志卷之二

本

言通志卷之二

皇朝通志卷之二

邊華泉集稿卷之一



本

言邊患封事一首

具官某謹題為急處邊患事近該大同鎮守等官太監陸闇等題稱虜賊復寇等因奉

聖旨這所報邊賊四散入境搶掠數多全不見官軍防禦

緣由兵部便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除抄行外臣看得

本之內五日之間共計五十七次事勢異常誠有如

聖慮之所及者臣惟將士無功責在主兵今日之事不暇

遠舉請以太監苗達保國公朱暉右都御史史琳節

陛下上計社稷下憫生靈特勅多官會議將苗達等取回  
治其欺妄失事之罪以懲後人別推内外文武大臣  
素有猷望者數員列名上請簡命三員前往二鎮以  
代其事惟復將領京營人馬就擇彼處堪任將官管  
領尅期勦殺務在成功則雖失之于前猶可收之于  
後也若在今日寫

勅明日切責臣恐秋高馬肥虜勢益熾人民漸空城堡  
難守意外之患豈惟不敢言而亦不忍言矣此事先  
該戶科右給事中張弘至具題于時

聖意將從其請臣之愚昧亦嘗論之已而因有捷報未

賜旋行臣蓄憂于心不敢再瀆今大同殘破果至如此  
蓋被髮纓冠往救垂涕泣而道之秋也故不敢輒避  
讐怨復以上陳惟

陛下少垂聽焉則社稷幸甚生靈幸甚緣係急處邊患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疏

乞終養致仕疏

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臣邊某謹

奏爲乞

恩致仕以便養母事臣見年四十二歲山東濟南府歷城縣人由進士歷陞今職臣父止生臣并臣弟臣二人正德六年臣父病故後二年臣弟又復病故臣弟俱未生有子女臣上有老母不止臣身內無所托後無所承零丁孤單宦心銷滅但臣年力未衰不敢遽甘丘壑以此奉母就官強勉供職豈期臣體綿命薄到官數日痔瘡遂發久卧床褥備嘗痛苦醫更十餘藥百劑病雖小愈根竟未除又兼考校生徒坐必晝日前病遇勞則發遇發則眠去年科舉取試士觸暑冒濕風雨靡停積勞成虛積虛成損臣痰火舊疾

遂致併作怔忡眩運寢食兩妨臣母見臣孤身多病亦遂憂畏成疾臣欲日在膝下奉寬母懷則有瘵官廢事之誚臣欲歲歷境內盡心王事則有倚門噬指之嗟臣之進退實為兩難兢惕所迫前病愈深春徂夏交病形轉劇尅期考巡屢發屢止是臣上無以報國下無以娛母是愒日竊祿而久妨賢路也臣曩誦匪躬之爰味四牡之詠以為回車九坂不若奉檄動色蓋子有以忠為孝親有以離為樂者臣今所遭實出其變離不足以揚名顯親病不能以移孝為忠則何益矣况臣踰強無子宗祀如綫勢至孤危如蒙矜

憫乞

勅該部放臣致仕歸里調理前病奉侍老母以終餘齡則未死之年皆感

恩之日也為此轉某人謹具奏聞

患病乞休疏

南京刑部右侍郎臣邊謹

奏為自陳患病自効不職乞

恩休致事臣東鄙野人麤習章句濫竽科第歷轉今官於

嘉靖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臣辭南行途中因感風寒舊患痰火胃痛偶爾大作沿途訪醫服藥不効只得無程便道抵家節請

德府候缺良醫胡嗣廉登州府蓬萊縣醫士毛翔議方調治此因為急於赴任過用涼劑以致元氣大傷脾胃虛損飲食日減病勢日增腰足酸軟頭目虛眩四月以來水瀉不止五月以來轉成痢疾卧床日久未能起步臣思一身之眇諸疾交攻未老先衰浸成殘痼方欲具本

奏乞致仕五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文該吏科給事中劉世揚等具

題為催促南京法司堂官赴任脩舉政務事節該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南京法司係是問刑緊要衙門近日推  
補堂上官員往往便道抵家不行作急赴任以致推  
鞠無統獄囚淹滯好生有負委托且不查究邊某着  
吏部行文催促上緊赴任等因欽此備咨到臣臣惟  
言官論列區畫周詳可謂深事宜仰

上心者矣荷蒙

聖德包容不即加誅止令該部移文催促真如古人所謂  
舍罪責功者

明君之舉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殞身粉骨何以為報

臣今五十四歲入仕三十四年虛受

國恩消埃未補

陛下龍飛之始拔臣草野之中七年之間五選華秩何才  
何能堪以收錄重以

明命赫嚴湛恩汪濊正臣鞠躬盡瘁竭力圖報之秋也但  
以刑部者邦禁之地侍郎者叅佐之官即使洞知法  
典明習條章之人尚有差忽如臣瞽昏而多瘵必至  
愆事以干誅伏望

皇鑒俯賜垂憐悃悃特

勅該部查照近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瑞等災異

自陳放回事例容臣致仕俾得專意調養以延殘喘  
則臣雖沒齒敢忘天地之至仁哉臣觸犯

威嚴不勝恐怖待罪之至緣係自陳患病自勅不職乞  
恩休致事理為此具本專令義男某抱齋謹具奏

聞

序

同年會別詩序

弘治乙卯秋八月山東之士之舉于其鄉者七十有  
五人馬曰張子行恕其最長者也既宴鹿鳴已語于  
衆曰士之同舉也四海之廣有兄弟之義焉是惡可

無講也矧吾黨之士同茲土也耶乃始卜會于濟城  
西僧舍中觥斝有容少長秩秩虞然其為樂也丙辰  
會試禮部再會于京師逆旅舍中其觥斝有容也少  
長秩秩也虞然之樂猶之在濟城也已未再會壬戌  
乙丑又會而是七十五人者之中有為部者為寺者  
為衛參軍者為學職為御史者為中書進士舉人者  
出處遷變錯然莫齊而其為樂則固未嘗不虞然也  
戊辰春三月其舉人就選于吏部者十有三人則皆  
美才也而顛皆領縣焉踰旬持檄將仕于四方凡我  
同年之在京師者九人釀酒殺以會別于逆旅舍中



且卒爵張子行恕又以語衆曰吾黨之愛也猶兄弟  
然然故是友朋也語曰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今  
諸君仕矣可直虞然為樂已耶願為之詩以宣其志  
然毋忘于箴也于是衆皆賦詩而以其最少者一人  
序而送之送者某子某某地人今為某地令尹序之  
者某官某地某人也

雲衢履歷後序

雲衢履歷圖者掌太常寺事禮部尚書正菴崔公之  
所自為也公嘗以告予曰吾少孱且病奉老氏教蓋  
將終身焉而幸通仕籍事四朝今且老矣每念吾身

所以生之成之食之者恐其耄而遂忘之也爰自童  
子以至于今衰其事之可紀者二十四條圖且名之  
而疏其事于下其圖屬乎親者六屬乎師者一屬乎  
君者十有七他不與焉吾將朝于斯夕于斯觀乎吾親  
則不忘身之生觀乎吾師則不忘身之成觀乎吾君  
則不忘食之所自又將教吾之宗人與吾之為弟子  
者孝以事其親忠以事其君全恩義以事其師也然  
是圖也白洲公題之石齋公序之子其謂何予揖而  
進曰卓矣哉公之見也夫民生有三事之如一自上  
世以來未之有改焉而忠孝恩義云者乃孔氏之所

以為教也公不居老氏而自附於孔門卓矣哉公之見也且老氏者孔子蓋嘗與之遊而問禮焉則其道固相近而公篤于是三者之倫亦可謂善學老氏而不囿于其教者矣宜二公之有取也予不敏退書所對於末簡以記歲月若公履歷之詳見于自叙者茲不贅云

登樓拱壽圖詩序

登樓賦者我巡撫大都憲矩菴先生之所作也何名乎拱壽志孝也曷志曰先生之仕四方也以別其大人公幾年矣是故董學於山東叅佐於江西而旬宣于湖南登高望遠則莫不有思焉而亦莫不有所志焉至是巡撫之

命下則先生祿益崇爵益尊而所謂思者日益深矣乃於庚午之冬十一月某日南巡至於岳陽至之明日寔惟大人公懸弧之辰其邦之賢曰中丞柳先生者知先生篤於孝固不能無思也設供張具紙筆觴先生於其樓而登焉是日同雲布虛雪霰交下先生攬洞庭眺吳會舉酒酬江百拜稽首真若承大人之顏而親介其壽也于是登樓之賦作焉越明日放舟溯江而西巡於江陵客有以君山圖獻者發而眡之又

若指授登樓之事而爲之者也于是藩府諸王曰  
長垣曰 光澤曰 肅寧以及我巡按先生咸異其事  
爲之歌以咏之而以序屬貢貢不敏又弗文也樂先  
生有以悅大人之心樂大人公有以享先生之報樂  
諸王公之有以善頌而善禱也謹再拜而志之

榮恩介壽詩序

正德庚午冬我矩菴先生巡撫湖陽則既爲登樓之  
賦以壽其大人公矣比至荆而適有

詔至既開讀則我

皇上上徽號

兩宮推恩臣下凡兩京未及考三載績者其親之階  
得與子同於是大人公之階由天官即進而之中丞  
矣荆之 藩王自長垣光澤而下聚而言曰維是中  
丞旣德且文用惠于楚之人而其大人則又躬受其  
封而口食其祿也此不爲異數耶于是繪圖爲冊大  
書其卷之端曰榮恩介壽又各爲之詩以歌之時我  
巡按清戎二執法先生者各以事至荆則皆曰是盛  
美也不可以弗傳也乃相繼而歌之繼而藩臬諸公  
有與者有不與者聞之則皆曰維先生撫茲土也愛  
衆人之憂今茲之榮恩而介壽也是先生之樂亦吾

衆人之樂也則相繼而歌之下至縉紳士以及于吏  
民商工則歌之雖里言巷誼不盡以敵而樂先生之  
樂者固百口一詞也於戲盛哉維貢之先大父昔官  
南都于先生有一日之雅而貢之出守又得爲魯郡  
吏幸莫大焉故不敢竊自鄙遠以其冊之題分爲四  
韻爲短詩四章以歌之蓋貢之受愛於先生也有年  
而領教于坐右者亦親且久知先生之所以壽于大  
人公不獨于名位之間而已也故於篇中必見意焉  
不然則是僭矣

送虞部郎中唐仁夫序

如此作文  
豈有勳  
說雷同  
病

予往歲爲黃門郎給事兵科監十庫之入凡十庫之  
藏者得縱觀焉其金玉鐵沙石丹鉛齒角革羽之物概  
楠豫章桐栢之材弓矢甲冑刀劍戈矛盾之器積之  
山如也就而閱之則伊威之與居蠓蜒之與覬文鼠  
巢之網塵羅焉其實者蠢堅者脆利者鈍而光者晦  
矣而于其中見所謂金若玉者拭之瑩然扣之鏗然  
也予有感焉夫鐵也沙也石也丹鉛也齒角革羽毛  
也楠豫章桐栢也弓矢甲冑刀劍戈矛盾也其始  
進未嘗不精且良也而久之不試則從而變焉究其  
所遭雖有幸有不幸然獨司藏者之咎也其爲體則

固亦有弗貞者也士之仕也何異于是養于家教于學簡拔于有司而進之于

天子之庭固以為精且良其幸焉者為鏞為琮為棟為梁為國之武器以禦侮于四疆其不幸而伊威之與居蠹蟻之與親文鼠巢之網塵羅焉者不少矣求其不蠹不脆不鈍不晦者幾人也予有感焉唐子仁夫自進士拜官行人司副轉為司正九十二年于茲矣再轉而為南京虞部郎中虞部之掌者山林川澤之禁鳥獸之賦而所謂金玉沙石丹鉛齒角革羽毛之物椶楠豫章桐栢之材弓矢甲冑刀劍戈矛盾之器

皆其所有事也于其行予有感焉故以是告之夫仁夫者是固能貞其體者也詩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仁夫之謂歟

### 送皞齋先生序

皞齋先生既拜胙城訓導行有日間語某曰吾弗偶于世栖栖至今命也吾居鄉五十年鄉之人且不吾知他又何求也吾行且遠去子矣子柰之何先生娶于貢之姑恒子祗貢而貢祗先生亦若父然夫安能已於言也先生少質直不苟屈然貧也而安於貧先大父奇之故以婚媾先生治尚書能通其隱又能傳

之人人以不昏昏也在學宮嘗與其同舍生四人者  
飲一人醉暮借寢學宮時天大寒御火中夜火灼醉  
者之履烟焯焯滿舍至使人氣不得達也先生覺而  
起褫置水中反以水沃火火弗得延比旦醉者醒求履  
弗得顧見在水中乃大怒詈曰吾醉也而寐也而非  
死也而何至火灼履弗覺也是必四人者之為之也  
償吾值則已否則訟先生卒與三人者償其直弗言  
也踰三年醉者將仕如京師別于先生先生曰子且  
仕矣昔學宮之醉也吾拯若焚而又償若履也子弗  
知也子仕矣苟若是民有弗寃者乎醉者驚愧以謝

曰長者長者故凡鄉之人率以先生質直不屈為憚  
而不知其中有容如此而其達于政又如此也胙之  
風俗古稱重義鄉學彬彬有文得先生為之師吾知  
後之數良師良弟子云者必自胙始而先生且有聞  
矣豈終弗偶者邪朝之諸大夫鄉之士舊與先生與  
因貢以識先生者皆欲有以贈先生謂貢猶子也宜  
有以言嗚呼貢固不能已于言也

### 送董蘭序

縣之有令也助于周官而其有丞也自秦始也丞之  
下有尉有主簿主簿尉雜起秦漢間然皆有分職而

丞則貳于令者舉縣之事蓋無所不當問也

國家財賦之辦倚于江南而馬政寄之江北故丞之設在北者多典馬而在南者多司糧丞有分職則自

國朝始也太學生董君孔猗者故涿鹿人既選來謁予予見其體充充也而其容斂焉若有戒心者問其官曰丞也問其地曰蘇之吳江也問其職曰司其糧者也又磬折以請曰蘭得附于名公之門而有瓜葛也寔惟有榮焉是往也亦惟弗職以辱名公是懇願有以誨蘭蘭將佩焉子應之曰今之仕者之為仕也得大縣以為喜其得江南也則尤喜也夫縣大則民多

# 鈔論

而江南則民富其喜之也將以利之也若曰才可以有為而以其地足以施布之者上也民多而賦亦就以不勞其躬者中也利其有而取之者下也則未有不敗焉者也蘇州為府甲天下而吳江又有屬縣之大者孔猗之往也宜大喜而乃懇焉其容斂焉若有戒心焉則吾知其必有成已孔猗才雋而器宏端雅藻飾足宜于民家業裕不利其有又年甫強仕其進而之通顯也有餘地則吾知其必有成也已孔猗勉

哉

送柴少尹還無錫序

少尹初仕無錫也予嘗為丞說贈之丞之說無他辭  
蓋所以處其民與令尹之道也少尹任無錫一年所錫  
之令尹甚安之以語人必曰吾良佐貳良佐貳今年五月  
受太守召督運來京師錫之諸大夫仕京師者則又  
亟稱之曰是吾良有司也吾鄉人莫不言也於戲若  
少尹可謂不予負已常州故江南大府其統縣凡五  
輸運之粟歲凡若干萬而錫又最大且繁少尹之來  
也寔兼其四縣之運而總之乃不勞而事集也于是  
司徒公進之于庭而嘉賞之以勵其衆曰是錫之丞  
也是能總其他縣之運者也而又不勞而事集也是

法凡四章精  
要此取士金國  
潤以珍珠

可式也今夫尹安之也諸夫夫亟稱之也司徒進之  
庭而嘉賞之以勵于衆也是三者之譽也得其一人  
以為難而少尹何以有是耶曰勤而靜順而道惠而  
慤而已矣順非道則諛惠非慤則偽勤非靜則瑣瑣  
者事弗集偽者人弗孚諛者君子弗說也少尹反是  
是以有三者之譽也雖然則既有譽矣而弗終猶勿  
有也諺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故勤也順也惠  
也少尹之所能也而弗恒則慤者變而偽靜者變而  
瑣而順者變而諛也可無愆乎詩云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在是行矣



送楊氏子入武學序

宗人府儀賓楊侯天德之子曰承業者敏而習于文甚銳也正德丁卯年十七出而就鄉試試于御史御史竒之是他日之英也列之上列已而試弗偶踰二年侯命之入武學見司馬大夫司馬大夫試其文則又竒之曰是他日之英也從之卜日以入之前一日乃偕其伯兄承祖者來謁予承祖者予姨兄錦衣衛千戶天章君之子先承業一年入武學蓋亦嘗見竒于司馬大夫者也請于予曰惟予二子之父也與叔氏為昆弟則猶骨肉然叔氏視予二子則猶子也夫然則何以教我使旦暮勵乎予曰然微是請予且將有以告也則問之曰武學之業也幾何曰有二文事也武備也文以文武以射曰射有道乎曰有曰習之乎曰習之曰射何上曰中的為上曰何謂的曰鵠為的曰何以中曰內志正也外體直也持弓矢審且固也曰然則內志不正也外體不直也持弓矢不審且固也其亦有中者乎曰未有能中者也即有之則觀者譏然以譏曰幸也非正也予曰然子之習于文亦猶是矣夫文亦有的焉曰道也者文之的也六經者道之的也晰于理以正其志放于文以直其體察之史以驗

紛  
落花鏡

也

之博之諸子以貫之。夫如是有不審固者乎。有不百  
發百中者乎。即弗中則觀者固將曰非正命也。孟  
軻氏之言曰羿之教人射必至于彀學者亦必至于  
彀又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二子之所嘗誦也可  
無法乎。夫二子者固上之人之所悅而奇之者也。吾  
見子之中于的也。雖然中不中無患也。患無失其道  
而已矣。于是二子出戶充然相對以嘻。俯而拜仰而  
謝曰敬聞命矣。

送忽子歸斛陽山中序

正德庚午七月斛陽山人來通判荊州至則病于履

凡起居步皆需于人也。居數日以其病之狀請于布  
政分司布政分司曰是視事未久也。柰之何去下其  
狀不受。明日以請于按察分司。按察分司曰是尚未  
衰可以有為也。柰之何去下其狀亦不受。又明日山  
人庭謁免冠請益力。于是二分司知其志不可斂也。  
乃以其狀各上于其長。其長以上于中丞。御史中丞  
御史上于天官。天官上于

天子。天子允之。是為辛未正月命既下而山人之病脫然  
去矣。乃即日束裝歸。歸之日荆之縉紳士與府僚佐  
以及于屬之吏民皆莫不嘆慕其賢而惜其去之早。

也乃相與設供張祖道于城之北郊曰華泉子者府  
之長吏也爵而問之曰異哉斛陽人之為病也胡為  
乎仕而劇耶胡為乎去其仕而愈耶髮則鬢鬢體則  
廩廩起坐晏笑無異少夫然而固以病去異哉斛陽  
之為病也客有捧觴而進者曰子謂斛陽人為真病  
者乎哉是吾嘗聞之矣其少也好山水之觀廩豕是  
偕木石是鄰視聲利淡然無與于中以故往也而仕  
嘗尹于介休又倅于鍾離矣又進而守于中山而佐  
于邵陵矣去來南北者十有八年雖徃徃獲休養  
旌薦其心之思歸固如痿人之夢不忘于起是以病

于履今其歸也入其函谷之關曰是吾秦之邦也過  
其華之陰與灞之涘曰是吾秦之山與水也又指其  
斛陽之麓曰是吾少時之所居而遊耕而讀之所也  
有不洋洋而喜者乎夫人有思弗遂斯心弗紓心弗  
紓斯氣鬱氣鬱斯病思而遂則喜喜則其心暢其心  
暢則其氣宣以達其氣宣以達則所謂病者脫然遠  
矣斛陽人非真病者也華泉子曰世之仕也躬磬折  
黃馘而俯行跛曳而越閭病于踰垣喘呻以臨案牘  
若是者非真病也乎哉問之則曰吾非病也夫病也  
而以為非病也與非病也而以為病也之二者其偽

均矣而其人之賢不肖何如耶于是諸客者各以大  
斗酌而飲華泉子曰歸請筆之郡乘以為仕者勸又  
酌而飲斛陽人曰歸矣歸矣處之榮多于仕之辱矣  
斛陽人忽姓名忠蒲城人成化丁酉舉人荊州知府  
邊貢華泉子也

### 別唐子詩序

唐子舉壬戌進士乙丑拜秋官郎秋官郎號稱劇曹  
唐子居嘗會客賦詩奕棋談笑以終日也人曰是有  
餘力也戊辰唐子以秋官員外郎出為穀城令令之  
以郎官為者無弗戚戚也甚者恚而寢弗能飲食唐

子得命則會客賦詩奕棋談笑以終日也人又曰是  
有養者也不然何以若是裕也喻旬唐子具車馬將  
辭闕以行京師之與唐子遊者數人皆觴餞唐子而  
太常丞華泉子某與焉問之曰今也者邑之主也夫  
既為邑之主則凡邑之人之饑之寒與疾若苦無所  
弗責也子則能會客賦詩奕棋以談笑終日也耶唐  
子引滿而酌以復華泉子曰是何其不知我也是何  
其不知我也于是數人者盡醉而別各為之詩以贈  
唐子而以某也序之

### 河南鄉試錄序

監察御史毛伯温奉

命之按河南也歲在正德丙子會河南鄉試屆期至則嚴  
事肅官覈士程物咸集成允及試庶寮職分內外惟  
貞棘局餽廩範防咸則疊疊翼翼無弗慎者其筆文  
乎是司亦日夜翻閱心殫目赤怠失是愆是時巡撫  
右副都御史李克嗣振弛激頽士勃馬與前御史袁  
宗儒先事飭務諧明有徵而提學副使邊貢鑒士惟  
式故士入者無弗材者也是故試也有不公憂者矣  
無私焉萌者也故騰無潦草之書掌無混遺之卷取  
無不協之次刊無靡程之文始而無罔同之議終也

而罔歎也而人人克焉若有獲于心者是故是試也  
稱獲人焉錄也稱獲文焉心也稱獲公焉而諸事事  
者弗敢自謂其然也錄成某序之曰夫試者科舉之  
謂也歷代求士孰非茲由而儒者則曰自媒者汚自  
售者賤夫棘園而邏防檢其中衣鈴縫糊名書易隙  
投凡此者士奚以應上之求而求之者亦奚使士此  
為哉然纁聘輪徵之徒固亦有引經飾詐曲學附人  
者矣而光偉峻超之業如宋王李韓范諸人則又往  
往自科目中出故知儒言者非言心者也程朱二公  
教人初不使之舉業廢也第曰勿令奪志耳然朱公

實亦科目中出斯不可以觀學乎哉夫天下有不可  
易之勢亦有不可易之學自選舉之法亡而科舉之  
制興于是上不得不科目設而求而士亦不得不科  
目應而出是謂不可易之勢研經以求心因文以彰  
學措功考業罔惑初志是謂不可易之學故曰易勢  
非時易學非士今

仁聖之朝治融化濡文禮陶士設科賓之不可謂非時矣  
非經不業切務則文斥浮屏華鏤雕靡尚士不可謂  
非學矣賓之于鄉偕計吏而上又不可謂非其應而  
出矣夫學出而必行者也士自今求初志如程朱教

哉抑以科目為筌蹄將遂死魚乎計也夫志士尚友  
近則景其鄉先夫河南宋所都也實王李韓范諸人  
立業之地然二程倡心學又實起于洛伊士出將景  
之以行其學乎抑飾詐曲學者倫也且夫獲士者獲  
文焉耳不敢謂獲非士者獲公焉耳士他日誠易其  
學諸事試事者將文焉公焉委矣士何以自委哉於  
乎慎哉慎哉是試也御馬監太監孫清以鎮守至工  
部右侍郎趙璜以治河至監察御史袁澤以清軍至  
刑部郎中馬文以錄刑至工部員外張正蒙唐昇以  
考工至行人孫慎以秉禮至而河南諸司贊試于外

者則右布政使胡珙按察使陳奎左叅政楊志學右  
叅政王震副使文皓韓俊左叅議宋冕右叅議石昭  
僉事何正王鏜李鉞韓廉閻欽而諸在內者錄有姓  
名茲不書云

孫生送行卷後序

贈行詩一卷凡若干篇蓋朝之諸大夫為孫生作也  
生故鄆平人年十六入太學能脩其業有聲譽籍籍  
縉紳間故諸大夫皆內交焉太學五年入譯館為譯  
館生又能脩其業有聲籍籍也居六年業成而將仕  
乃一旦翻然曰吾久在外吾親老孰為養者不歸吾  
無以子為也即日上書

皇帝闕下

上憫其情而允之遂束裝歸諸大夫相告曰吾屬在

朝所內交者亦衆矣然少年而脩其業有聲譽籍籍如  
孫生者幾人也即有能脩其業有聲譽籍籍如孫生  
者然將仕矣而又能思其親遂一旦去者幾人也是  
惡可以弗有言也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之作蓋在弘  
治丁巳春又十一年為正德戊辰生來京師會予逆  
旅中出其卷以相示已而愀然曰鄉也吾得諸大夫  
之詩也以為吾親榮吾未嘗以去左右今吾親墓木

以拱而卷中之人有去者有死者有仕於四方者而亦老矣而在朝者幾人也言既歛歛以泣乎其意為之辭以志之然又恨諸大夫之不及見其終身慕也

邊華泉集稿卷之一終

邊華泉集稿卷之二

序

謝盛德章序 代田尚書作

古之醫之以其業鳴世者代不乏人也然而宋清之名獨洋洋在人口而凡天下之庸夫孺兒稱善醫者必曰扁鵲扁鵲云者何哉豈非以子長子厚之文為之也夫越人之術神矣至其論病則曰輕身重財不治也由是言之非好利者歟清之市藥焚券不責報報者益廣且厚其治人固無異術也而人亦不氓焉然則術之神者固足多而輕利之人亦未可少也若



今盛子則無之矣可無傳乎四年秋八月予中子穗  
病下血煩憤不飲食與寢京師業醫者以十數環視  
莫措曰是瘵已不可以復起矣浹辰病且殆諸鄰人  
走眡焉曰胡售者盛道盛子至脉之笑曰無患也患  
在脾胃藥之得熟寢再藥之思飲與食煩憤日益脫  
去血止不復下不踰月起矣予具金幣往酬焉盛子  
麾之曰不願也願得公之文以錫之燁燁幸托以傳  
則公之所以報燁者甚厚也嗚呼方穗之病也執予  
手而泣曰兒不可起也醫亦曰不可起也予行年六  
十有四矣境向暮前年而老妻亡去年而長子死焉

而穗又病且殆當是時予之心何如也而盛子起之  
予之所以德盛子者豈其微哉乃不惟不厚責報也  
而且麾焉然則盛子之賢奚但異于今之醫也而願  
以文責予予不文不足以繼太史公柳子之筆以永  
盛子之傳然而盛子之所以無乎二家者則固不泯  
泯矣盛子名燁姑蘇人其先世嘗有為御醫者受知  
宣廟君子以為能世其業云

壽朱母六十序

三年春二月癸亥為別山朱子之母之壽之辰君子  
稱焉何稱乎朱母從子也何壽之喜若曰非是母不

生是子也故喜之爾其喜之柰何曰朱子御史也官于朝將乞養焉母也聞之告諸朱子之父碧梧曰公不恒云乎烹熟羶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衣欲養盍止之碧梧止朱子朱子怵然歎焉弗果乞出稽淮南北之戎不踰年害寢而制興時歲侵人相食矣朱子請于

朝方數若申包胥之告急於秦庭然者

天王憫焉發倉廩以賑淮南北之民飲食必祝曰天苟有意于此土也必使我御史久厥時必使我御史之親

康以壽罔攸懷故君子以朱子不隳其職為孝以母夫人不泥其愛為賢無異稱焉已而

天王召御史曰良矣御史衣子嘉爾績矣子袞有闕曷歸乎補之哉御史歸道出滁陽太僕正邊子貢謂其僚汪子錫牛子鳳吳子挺劉子樽曰樂哉美乎其朱之母于耶夫御史者郎官也進而上之曰大夫焉曰卿焉曰公孤焉有餘地矣六十者下壽也進而上之曰耆焉曰老焉曰期頤焉有餘日矣母之年有餘日則可矣永厥享子之位有餘地則可以大厥庸奚一各一壽而但已也可無頌乎于是汪子賦岷江牛子賦

漢江吳子賦大別劉子賦南極邊子賦山之陽之篇  
命工者歌以餞焉觴於瑯琊之麓朱子賦北山之章  
再拜而謝曰衣也歸可以壽吾母于堂下矣

送彭子奉母還蜀序

鶴泉彭子舉進士之明年拜吏科給事中來南都居  
無何以昌言激

上怒褫祿者數矣海內之士相識也與弗識也罔不稱之  
曰彭直諫云當是時也彭子之先君奉議公沒若干  
年矣會大禮事進階奉政大夫而其母陳夫人者就  
養于官有宜人之封焉乃宜人思其鄉欲亟歸彭子  
請曰以身侍臣之願也

上允之一命下之日曰北川黃子小涇顧子者彭子之同  
官也偕野史氏往賀焉彭子盥沐立春几於庭向  
闕拜曰大哉恩乎是吾

君之賜也起而登堂拜宜人曰榮哉遇乎是吾母之賜也  
降趨而出進二子而拜曰樂哉歸乎是吾友之賜也  
野史氏疑焉問彭子曰子拜賜于庭何也曰某也顛  
夫也干天之威震殛是虞乃優焉舍焉與之假往焉  
又虛位也而待之還焉非

天王之仁聖有是乎哉故曰是吾

君之賜也大哉恩矣又問之曰子拜賜于堂何也彭子曰  
予不觀于今之典乎具慶者與焉偏侍者與焉永感  
者戚戚矣非夫人之邀福也而先君有是哉故曰是  
吾母之賜也榮哉遇矣野史氏曰子之拜二子者則  
謂之何對曰同寅協恭聖謨存焉古人身雖外心罔  
不在王室也吾三子實相勉焉二子者在吾何憂乎  
哉故曰是吾友之賜也樂哉歸矣野史氏揖彭子而  
拜之曰子言三也而三善備焉敢不敬乎由前之言  
是曰知報由中之言是曰隆愛由後之言是曰推賢  
推賢者公隆愛者孝知報者忠夫忠也孝也公也天

下之大善也而

君也母也友也天下之大倫也子三言而三善備焉敢不  
敬拜

寄慶屋舟翁序

儒者之臨事也有經有權焉以權者通其變以經者  
守其常而已矣是故常可能變為難非變之難通之  
難也變而不失其常斯善矣惟醫亦然南人之言孔  
子善焉非常乎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非變乎知斯  
二者能守也又能通也天下或寡矣若京口屋舟翁  
斯其人哉屋舟翁者姓錢氏名玉字宗玉別號屋舟

今少傅邃菴楊公威也弘治庚申間公居北都官奉  
常予從遊焉知翁名踰二紀矣乃嘉靖甲申夏予來  
南都即病腫肢攣痛更數醫弗已也尋復作書以告  
公公感然閱語翁曰門士也盍往脉乎翁至脉馬即  
啓囊出藥脉數甚否且變矣不可以守經也為之吐  
馬下馬已又汗馬不越旬而予起然則翁也非所謂  
善通其變者乎乙酉翁壽七十春二月壽期屆矣當  
是時也西北邊有大警持久靡平詔起少傅揚公總  
制兵事刻期以往往之日壽之旦也少傅公以慶馬  
公世家之詳醫學之弘與壽考之道罔有遺矣其鄉

之學士大夫尹德亨輩要予以言予復何言哉獨竊  
有深感焉夫不為良相必為良醫翁固弗斯忝也而  
世有用兵如用藥者非少傅公孰其當之公文武並  
兼經權相濟儒者之能事畢矣有醫若翁俾司

御醫淑諸人而傳焉則惠之所臨豈不廣也乃秘焉韜焉  
蔭麻一鄉無其知之者寡乎哉無其忌之者多乎哉  
予竊有深感焉傳語翁曰醫國者上醫事亟治裝行  
且有舉之者矣大倉公長桑君幸勿多讓是月二十  
八日某人書

賀御史譚君三載考績序

未菴譚君興國州人也為武陟令者三年徵拜南京  
貴州道監察御史為御史者三年考其績於御史大  
夫與天官卿御史大夫天官卿合辭書上考將獻於  
天子其同官者澶西王君時齋孟君輩徵予文以賀焉予  
往在正德丁丑間視學中州有來自武陟者述譚牧  
民之狀予曰是循良之政也必有去思又述譚君馭  
吏之狀予曰是剛大之才也他日必為御史今

上改元壬午之夏予承乏奉常則君已御史久矣蓋相聞  
也相知也凡五六年而始見焉既相見則君乃磊砢  
慷慨人也有大志才調逸發事到即了然判去不足

以盡巡西城又巡上江豪姦屏跡論者謂其風裁威  
望一時鮮倫蓋雖小試不足以盡其才譬之昆吾湛  
盧剗以一堅鎡刃立見不必虎豹犀象而後然也則  
夫天官卿與御史大夫之上考也其孰曰非宜哉夫  
天下之事言之者弗得行諫官事也行之弗得言寧  
相是也御史兼之予於君有賀矣是故百僚之臧否  
得言焉四方之利病得言焉庶政之得失得言焉不  
徒言而激之揚之興之革之次第畢舉所謂才之不  
足以盡焉者將于是乎盡也顯丕績垂休聲寧止防  
一江視一城之可以稱述也哉予昔料君之牧民曰

必有去思今武陟四鄉塑像而享祀之者八祠而又  
聞君之過其地也老幼男女爭以趨泣以拜如赤子  
得慈母于久失之餘斯豈聲音笑貌之能為也不亦  
中耶又嘗料君之馭吏矣曰必為御史而今果然不  
竒中耶乃心獨喜自負以為知人且自信其料于後  
者必如前之料于今者之能中也雖然且有告焉古  
之君子之受知於人也必求以副之而圖厥終夷考  
其知人又必德望隆厚斯足以重所知之人薄如予  
也庠如予也而求副于君不已望焉顧君之所以自  
立者有不假人以見而予也因得以冒知人之知耳

君其往哉予同官曰何栢齋者太史公也嘗紀君武  
陟之政播諸中州予不佞尚願為君請傳以繼攬轡  
之後不知可不可也君其往哉

贈王君惠序

君惠名天祿安東衛萬戶侯某之子也甫弱冠來遊  
京師如湛盧出匣霜刃差差如火齊在盤光焰霍霍  
京師之人逆者目旋聽者耳屬皆以此竒之然亦以  
此疑之也一日以鄉土之故來見予於奉常邸舍與  
之坐而語焉有不終食知其為國士矣又一日客裝  
戎服遇諸都亭予驚問其以君惠曰天祿繼先蔭將

歸安東蓋自是別矣遂與下馬坐亭上命執筆者解  
佩刀質斗酒來為君惠酌酒且酣視君惠之容充然  
而其口隱然也予愕焉以問不對再酌再問君惠曰  
天祿兒時強志盛氣好大而見竒讀史家書見賈誼  
求試屬國請擊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使越欲得  
長纓羈其王而致之闕下常竊慕之乃今蕭關以西  
雲中以北士未解甲餉不稅驟思欲當一校之隊突  
刃觸鋒乘危躡險一效湏臾之捷以快其平生顛而  
未之得也金紫照庭牙纛就列暮酣絲竹曉獵川原  
荷上位忝重祿榮其軀以豐其體視天祿之心何如

批予以謂取善于人以淑其身君惠之志大矣然世  
有吳廷尉而誼之名始得聞于朝為之君者無武帝  
之賢恐終軍亦不得以成其美也以予君惠萬里之  
行基于此矣君惠歸而益深其所養以待之雖自貴  
且重不以效軍之求通然他日

天子有問予固君惠之廷尉也君惠喜而起揖且謝曰行  
矣行矣時惠季弟之婦翁鄭聘君和者追送至亭聞  
予二人言謂不可無紀也遂書以為贈

送張允升序

髡者寢不脫冠則者行不跣足內之不足故也內不



足故外物能動之否則千金之寶視如泥沙車馬文  
繡克楹照庭而目無留盼美爵祿名第國之所以榮  
辱士士不可以有欣戚乎其間而自榮辱其身可也  
傳稱孔子其厄于陳蔡也有吾道非乎之嘆攝魯相  
而喜吾以為此好事者之談非君子事也觀其言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夫道在我  
命在天行廢在命何以欣戚為哉此戰國好名嗜利  
者之為非毋固必之意也吾固知非君子事也世之  
以士名者莫不曰孔子吾師也至考其行則合于孔  
子者幾希矣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

行者衆也始予幼時見允升于鄉序間樂群敬業貧  
無困色目識而心竒之後予試吏水部使江南過家  
而再見焉雖戰藝屢北之餘挺拔偉烈不少挫折如  
鄉序之見之也未幾予官奉常允升亦領薦卒業于  
成均習政于內監升名于天官而將仕焉居三載如  
過家之見之也今之人有得杯羹以自慶失一錢而  
面赤不食者非不欲強飭其情內之不足雖欲偽為  
而不能也家食之于賓與賓與之于入官亦已殊矣  
然抑之而不悲庸之而不喜允為君子之士也吾固  
知足于內者也合于孔子之道知而信信而能行之

者也

壽文廷壘序

昔齊桓公伐孤竹還而迷用管仲計簡老馬脫其羈而隨之遂得道夫以蹠騰蹴踏一日千里成功行陣之間老馬不能也至于達險夷辨岐路則馬之壯有力者弗與焉無他諳故也惟將亦然奉旗斬虜恒出乎少勇之人而審勢識機乃在于老成之士秦穆公之襲鄭也不聽百里奚之諫取敗于殽始皇伐荆之後輕任李信倒戈于城父方二君之始意未嘗不以奚為淺知而笑剪之老怯也然茅津之誓頻陽之謝

則固以顏汗肉慚無以自見而心服其神矣易曰師貞丈人吉詎不信哉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支公廷爾書百戶起家出入

三朝以至今日折禦衝侮勞勲茂著年八十健武如少壯人內典禁兵外督營務親甲冑冒風雨不以一日少休蓋庶幾所謂丈人者而報上之心未已也太史公與公同事既嘉其久且諳又喜其壽率所親繪圖賦詩以慶謂貢儒生也宜序而祝之夫以公門第之顯

恩渥之隆賓從之華子孫之衆福祉之光詩圖備矣敢喻

以馬而進之奚剪之事若未有以為公祝者是乃所以大祝之也公其無曰儒生之言瀆以迂哉

顧晦林子詩集序

客有問於林子者曰孰使子身之晦也非行之獨乎曰然又問之曰孰使子名之顯也非詩之工乎林子謝不敢當已而曰固所好也客又問曰晦子之名顯子之身奚若林子不應則又問曰名且顯而身曰晦已柰何林子笑曰終且晦何病焉有傳斯語於野史氏者且曰是莆之高士也野史氏以問石峰陳子陳子曰然誠有之其人也中退如也外儼如也其守確

如其少也業舉子文蔚如矣一再試不偶輒棄去徜徉歌吟于山水之間其詩也鏗乎其聲而澹乎其味也有孟襄陽之風焉幽情遐致閒遠蕭散有魏仲先之風焉行且來矣今年秋林子果携其少子者遊金陵委禽陳子之門明日偕訪于野史氏出其稿示焉野史氏讀之曰信哉其間且遠也蕭且散也其致遐其情幽其味沃然澹而其聲鏗然和也考其人盖有陳子言所未之盡者野史氏心醉焉謂林子曰儼人者必以其倫尚友者必同其志陳子儼子於浩然仲先倫乎否耶之二子者兩逸人耳同在宋者有欽若氏

馬同在唐者有林甫氏馬皆赫赫高位者也子擇所  
安易地而友於此乎於彼乎林子拂袖而起行且歌  
曰腐鼠饑鳶彼勢若權我章我篇廣樂鈞天寧玉而  
毀不瓦而全明日林子復訪于野史氏止而飲之酒  
且謂之曰嗟哉林子子之工亦至矣雖然子之晦亦  
久矣抑右有言詩能窮人子不求晦之脫而顧安之  
養之子之晦何時已耶然則晦子之身者即顯子之  
名者也奚止一獨行哉子曷安焉林子名嘉績汝儀  
其字願晦其號見素公之猶子也君子以為恬雅夷  
曠不愧其世業云刻其詩者嘉興守蕭君若愚石峰

子門人也

贈福建右方伯鄒公序

正德癸酉春正月甲申山東左叅政鄒公時鳴以吏  
部薦為福建右布政使

命下而遂行行之日曰錫山秦公者公之同年也又同  
官於濟於是合藩臬諸公詩以送之而以序委予予  
昔在戊辰巳巳間為太常丞而公為戶科都給事中  
都給事中之與太常丞者班序相連也數望見顏色  
焉以晚進不敢親獨時時與周給事子庶者私瞰公  
曰淵哉若人其抱弘以深其質凝以遠也是公輔之

器也未幾公為保定知府予往見焉退而又謂周子  
庚曰淵哉若人測之而益深也窮之而益遠也是其  
為郡也必有聞也居無何予亦出守不見公者踰年  
獨聞之道路之人言曰保定守賢甚他郡無能及之  
也其至郡也民安之其在郡也民歌之其去郡也民  
留之而其既去也民思之不忘保定守賢甚他郡何  
能及之也再踰年予以家難歸則公已叅政久矣予  
再見焉退而思曰給事之官上與

天子可否事而下與宰執相賓主他人處之易矜且溢而  
郡守者有書簿之勞有趨拜之辱部寺之吏或耻居

焉而况于以都給事而行也然進之而叅政則辭勞  
而逸辭辱而榮可喜矣而公且休休焉于焉一視  
之無所與焉其賢於人何如也繼而有今

命夫誰曰不宜哉且叅政佐職也視今

命為不專郡守專矣或齟齬于上吏不得盡給事得言  
之而不得行之之權視今

命何如也公徃矣譬言之岷山之江道瀘踰巴越涪萬歷  
灑瀕委委盤盤東注于夔峽又東出于夷陵其汹涌  
澌漫澎湃之勢恒抑遏不得肆又東至于江陵又東  
至于漢陽而後抑者舒遏者平沛然而東之于海矣

古語曰不止不滯不蓄不流非公之謂與公荆人也  
予又為荆守皆知江者故請以江喻書以贈公又將  
別書以遺子庶他日公政之成位之崇幸再見焉  
必以予言為有徵也

贈章與克省兄歸嘉州序

居者之安也出百里以為遠也自河北盜興則東西  
村之相望而弗敢過也乃童子與克者自嘉州以其  
大人公訥菴封君之命道夔峽越荆峴浮襄歷鄧涉  
宋衛曹薛之郊以達于濟南冒風露之苦犯白刃之  
險以省其伯氏者我郡侯先生也先生自戊午卒業

京師壬戌舉進士官留都來守濟南蓋不見其親者  
餘十五年乃下車恒圍圍焉若有求然而弗之獲也  
若有望然而弗之及也乃與克一旦至則相與飲焉  
連榻共被凡封君動若息與其母劉宜人之所以偕  
壽而並娛者靡弗言也則變而圍圍者為怡怡也為  
愉愉也而郡侯之隱憂一旦去矣居三月與克歸我  
濟南學士大夫相與餞于城西之圃則謂之曰賢哉  
童子其來也以伯氏而其亟歸也以封君也伯氏慰  
矣封君其有問焉曰伯氏之吏也則謂之何於是章  
子者憮然莫之對也華泉子曰菀民曰德厲民曰賊

士鞅不云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伯氏之謂矣比出野聞百姓歌曰賊來勿走我有章守雖有蝗蟲猶有稻春夫道充者我郡侯之字也童子歸而歌以侑封君之觴有弗忻然者吾弗信也諸學士大夫聞之咸曰是可以慰封君也已矣于是書之以贈童子焉

贈商氏二子序

商氏二子者同生子也傳稱同生子為孿子曰孿子之相似惟其母知之乃商氏二子者之相似也雖其母亦弗能知也是其所以為同者乃甚異也人見其

同者之甚異也則相與期之曰二子者將靡適弗有同也乃既長而其業異焉其伯氏則從掾也而治刑書也其仲氏則治尚書而為學官弟子也正德壬申學官弟子試上列有餼廩之入其掾也則亦登仕籍有冠服之加焉人見其冠服之加也餼廩之入也則皆曰是升名之漸也而又同焉則是二子者終其身將靡適弗有同也則相與喜焉又相與賀焉而告子曰二子者其生同也其貌同也其升名之漸又同也而業異焉他日者之就也其亦將有同乎否也子曰固也其終同也夫曰掾曰弟子云者其名爾也而所

謂刑書與尚書者固相通也尚書以具治天下之道  
刑書以具治天下之法法與道無二焉其理同也  
國朝用人無方 祖宗以來由掾而致八座固有之矣  
而股肱之任台輔之地則學官弟子者滔滔是也吾  
見二子之終同也即不同而名與爵者有崇卑焉然  
而道足以為化也法足以為政也則亦不害其為同  
也吾見二子之終同也語載八士曰伯達伯适仲突  
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夫八士者之傳也以其賢  
以其同生不以其名與爵之同也二子勉之其亦無  
負于同生者而後可也二子者伯曰經仲曰書經曰

子正書曰子中子中者予友也予喜其升名之漸將  
有以贈之乃其同舍生李君輩則相與徵文焉予固  
不能他有所告于二子也二子勉之

### 慶壽詩序

慶壽詩者濟南諸士夫之所作也然則焉所作壽張  
母而作也張母居青城其子為尹青城違我濟南又  
出百里外諸士夫不其子之識也焉壽其母耶曰是  
其邑之人賈子者之為之也賈子居濟南交于士夫  
諸士夫無不善賈子者賈子者之言曰我青城有賢  
尹能惠于民我民戴我張侯繿繿焉若赤子之戀慈



母也乃其母彭夫人既賢且康又臨于九表侯之心  
寔樂焉夫侯之樂我青城人之所同我青城人之樂  
固恂之所同也敢再拜請以言壽於是諸士夫之詩  
作焉君子是以知張尹之為尹也施政之樂也得衆  
之深也賈子之仁也其懷惠也能勿私也諸士夫之  
賢也其稱人也能弗諛也語曰樂多賢友賈子有焉  
樂道人之善諸士夫有焉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張子有焉夫如是亦足以傳也已矣於是作慶壽詩  
序

壽都御史劉公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友山劉公致其仕之五年壽登  
七十七月二十一日其誕辰也前四日

欽差鎮守山東總兵官劉公來謂貢曰予之在部伍也寔  
無所能焉而公獎進之以示于衆曰是

國之干城也今日予有是是則公之賜也子為我壽之  
可乎貢對曰唯唯明日

欽差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公來謂貢曰予之在弟子員  
也寔無所能焉而公獎進之以示于衆曰是

國之梁棟也今予也有是是則公之賜也子為我壽之  
可乎貢對曰唯唯又明日

欽差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公來謂貢曰劉公之于子也則鄉人焉雖然亦予之鄉人也今茲之壽不可以無賀也予願子之文以壽之若何予是貢作而言曰公之在遼陽之與雲中也霜露之所蒙焉風霾之所侵焉勞心殫慮髮且就種種矣今之居於家也得無樂乎昔者邊儲匱竭虜乘而侮之狼煙突如羽檄交橫當是時

九重東北顧之憂何如也而公以一身任焉其經畫幹轉之機殷富安攘之功公固已收之矣雖進之而為列卿也何愧焉然且聞之古之大臣以知人為貴公拔

劉于部伍識李於弟子員中雖進之而為兵部可也又進之而吏部亦可也乃不惟不可又從而聽其歸焉是果何為者耶方公之歸也浩然如釋重負一身之外澹然無所為謂之曰不樂焉不可也然又聞之功高而不償未滿而先退與德盛而不報之三者有一焉皆壽之道也况兼而有之耶公之歸也結廬明湖之濱據山東之勝日以觀夫天地陰陽之運煙雲草木之變消息盈虛之數而思昔之在遼陽之與雲中也如走太行如涉巫峽險阻備歷而一旦歸焉與家人間里歡笑以遊是烏可無樂耶夫樂斯安安斯

壽矣然則公之所饗如明湖東山可也貢不敏獲從  
大夫之後而適歸于鄉幸公之登斯壽且有斯樂也  
敢因三公者之命而書之以畢私願且以為公慶焉  
若乃公履歷之詳勛業之盛所以重中國而風四夷  
者固人人知之矣

贈山西左方伯胡公序

襄陽胡子仕梁為右轄者一年晉山西左於是梁左  
轄南隄童子臺察豫章陳子率蒞采察友賀焉當是  
時石峰陳子廢城汪子平谷王子下永邊子渠陽蔡  
子皆及席之客也觴行以中承子題之曰藩臬者之缺

也天官卿薦之奚必具二人名客有對者曰弗專哉  
又重選也華臬子曰藩臬者之選也孰有重于左轄  
者乎天官卿薦之奚乃一人爾也是奚謂弗專也客  
曰職均爾也華臬子曰夫左轄者豈右者倫哉竊聞  
之志者立政者也權者行志者也特者達權者也左  
轄備焉奚謂均客曰胡子嘗為邑宰矣溧人懷之何  
弗政也嘗為給舍矣天下之弊靡勿言也何弗權也  
嘗為藩佐矣威行而惠流宛業和焉何弗特也三者  
備矣華臬子曰夫宰有司府焉厥志靡伸政弗立矣  
佐有長吏焉厥權靡綜志弗行矣給事言焉行之者

存乎人也厥時靡乘權弗違矣而左轄也者時我乘也權我綜也志我伸也三者備焉彼右轄者則猶藩佐云耳故曰左轄者非右者倫也童子陳子越坐聞之謂華泉子曰斯不可以贈胡子已乎華泉子曰未也夫時者難值而易變也權者難恃而易移也政者難成而易隳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斯近之哉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在此往矣是恒志之道也於是胡子喜而起浮白以酌華泉子曰敬聞教敬聞教請如故事命學官弟子書之以左右焉庶人知斯席也者不徒言笑宴好已也

涉封君輓詩序

序曰輓詩也者古虞殯之歌也後之人咸袒焉其變也如誄又如懷古之詩其甚也如詠物之詩斯極矣今之輓詩是詠物之詩之流也夫人之生也而吾交焉死也而吾見焉而歌以殯之夫是以其音也哀而其言有情也故如誄焉未交其生也未見其死也而其人美焉過于其里而吊諸其墓而賦焉讀之者可以觀聞之者可以興也則懷古之詩焉其生也未交也其死也未見也未過其里未吊其墓也美惡勝焉徒據其需之者之文而賦之其言弗情也其音弗哀

也其讀之者弗可觀也其聞之者弗可與也嗟乎是  
詠物而已矣今之為輓詩者類焉故曰是詠物之詩  
之流也是故虞殯之歌之不傳也久矣其變也亦極  
矣不得已而思其次焉誄可也又其次焉則懷古亦  
可也廣陵涉仲翁氏嘗以其子之貴封監察御史又  
以其子為按察副使也嘗就養遊于梁梁之為宣政  
為提刑為軍師為學士大夫者咸見焉當是時翁之  
年已七十有八矣久而思其鄉乃歸歸一年而卒凡  
梁之見翁者咸賦焉昇其子歌以殯翁其言情其音  
哀也君子曰為此詩者其幾于古乎夫見其生也則

不必見其死交于子也則不交于父且其事母之孝  
事兄之弟教子之誼居鄉之仁見於

命辭者四美昭焉與需之者異也可無與乎固逾于過  
其里而吊諸其墓者矣

序輓送王猷可西歸

秦王子仕于梁有母之喪既歛梁諸大夫吊焉王子披髮徒  
跣拜稽顙而哭曰天乎罪在不肖乃弟之極以禍于母安人母  
安人奚罪也夫諸君子乃胡肖不肖也而臨誨也敢不拜辱厥  
明諸大夫贈玄三纁二王子斬然哀焉降而受委于殯東拜哭  
稽顙曰衣於敢重辱諸君子臨然有禔焉是愛其親以及人之

親者歟雖然哀吊備矣是知生之義也敢不拜德返之日布精  
輜車素錦以為幄而行諸大夫咸引馬聚而曰聿哉王子可  
謂知禮矣夫虞殯有歌焉古之道也魯臧子不賦愍憂卒越陳子  
不賦風木乎晉文子不賦南山有莪乎於乎斯古之道也諸  
大夫繼馬紼者歌焉出諸鄭門之野颯颯乎若有望而  
弗之見溲焉若求而罔得焉王子倚杖而泣稽顙而辭  
曰仁哉夫子於母安人者至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其諸君之謂乎誨也敢不重拜

邊華泉集稿卷之二終

邊華泉集稿卷之三

書

復少司空趙廷實治河書

使者至辱書帕之臨寵異多矣又辱詢及河隍事意  
勤勤也語間間也嗟乎以下大夫不可得之顏色而  
假之於晚進之腐夫是明公屈已下賢之鴻美矣而  
貢也何人也敢當此哉雖然業承問不敢不以對也  
夫河自周定王時南徙以來水失故道堯豫諸國瀕  
沮洳之苦亦已久矣今欲不與之爭利而順其性如  
古聖人之為詞未殫而人將饜然以笑其迂也而增

悍益廉繕完故堤又耻其勞費無已而數有害焉此  
漢人之中策不得已而不可不講者也明公曰朱仙  
鎮草廟店之二渠者欲疏導以殺之此豈非漢人之  
中策歟史載熒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  
蔡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豈非朱仙鎮草廟店之二渠  
歟嗟乎此戰國前故道也而明公亟詢焉此其見故  
不遠哉夫欲治河而不濬其委不殺其衝求水之無  
怒不可得也欲濬其委欲殺其衝而不于上流治之  
求水之怒分焉亦不可得也而今之上流者將止于  
前所謂二渠者歟抑不止也夫不止于是猶有可言

如止於二渠則鑿其淺疏其壅而已矣平時治堤歲  
且萬計以增悍益廉之用為鑿淺疏壅之圖其勞與  
費固亦不相懸也而奚憚此哉明公又曰山東罹河  
患歷七八歲閱三四人莫之治也仁覆之患如春焉  
夫豫之地猶魯之地也而魯之民猶豫之民也彼堂  
室井竈方魚鱉之與居而此以胼胝為愚愚者知其  
必不然矣惟明公裁之渡河而周覽焉而我中丞蕭  
老先生袁許兩大巡以及臧孫陳三宣政如明公所  
示以為故舊云者爽達開濟皆臺省之選也咨度之  
下豈無所以副獨智之慮成高世之功者哉而貢也

腐夫也又晚進何足以語此敬因使者之反命也敢  
謬對焉惟明公裁之幸甚

復張孝伯憲副書

貢踈鈍無似叨祿名邦侈然于學士大夫之上者豈  
非明公之賜之也耶貢之投荆也以久居間曹不識  
吏事荷明公優容之教育之汲引之懇懇劇劇即父  
師之於子弟不啻過矣此恩此德何如其圖報之而  
令器三公子俯就例貢乃甚不難為之事也而又重  
之以明公之命耶貢之播告於諸有司學官也其一  
曰童子入學不得越境告擾違者有責蓋以為退之

多不若進之少耳其二曰凡學缺廩膳二增廣三甲  
請定奪蓋地近則調取考定地遠則懸缺以俟為諸  
士進脩之囿耳其三曰凡本道所批詞狀戾於教條  
乖于事體者即係詐偽必須申呈待報方許施行蓋  
欲一諸有司學官之心且以堅貢之志耳今不能守  
無乃與前約背乎夫背前約而許其越境以告且收  
附焉業已有愧于諸有司學官已矣乃又不試于公  
不校于衆而遂以贈與廩者加之此將何顏以臨于  
諸生之上也矧中州違官顯人不為不衆一開此途  
則附者將執以求增而增者將執以求廩一有不遂



必將指名而告於人曰吾無吏部翰林以為之兄無  
憲使以為之父也吾安敢望彼哉夫貢病夫耳即使  
其議焉怒焉劾而逐焉是分也而吏部翰林兩執事  
者道德勲業炎炎然如日之升焉乃以幼弟之故為  
人雌黃豈利于百金之費哉竊恐明公愛少子而蔽  
于此也籌畫展轉凡三日焉與之以附學而聽其援  
例雖等級所拘似若不能為明公財物之省焉者然  
息爭端而免浮論恐所得者或在此而不在彼也惟  
明公察焉幸甚

復同年魏中丞書

承遣使者來示音教憂及西事是子牟之心矣抑吾  
兄有祖之風焉敢不敬乎西事議河南京班軍五千  
名於洛中駐劄候調乃發未知畢竟如何大抵關內  
之請夏曹之議皆以歸虜口傳將有大舉故為之先  
計耳又承示及張氏二生入學一事昨孝伯先生以  
其季子來試其文可賞也即不得援例亦作養可成  
者第欲進增廩之階以異省嘗以洛對不敢奉聽焉  
今茲二生固猶孩提耳破與對咸未之知比之其季  
子何如也鄰之赤子與兄之子之不同此豈待知者  
而後知耶前時辱華翰諭及諸親友童子恃愛僕方

尊命今收二生奚獨靳子鄢陵者耶若論其極即吾  
兄之子亦須以文試之蓋恐負議于衆人為同年之  
累耳然弟之意謂養士之道孰可疏焉亦孰可親焉  
視其文而已矣苟文焉疏亦親矣其不文焉親亦疏  
矣唯里塾必群試而仕路或散收斯二者之分也然  
散收者非必親蓋以其期會之難逢群試者非必疏  
蓋以其鄉土之怕在初曷嘗容心也耶弟不佞承乏  
貴土學既不足以率多士然與之約而又不能守焉  
雖兄之謬愛過與其亦將以曲救之乎否也使者旋  
敬此反白想一覽之餘大笑而擲之已矣不盡

答黃文選書

辱示書以古之人交友之道相責勤勤懇懇反復不  
置拜讀豈勝慙踈孤不肖益浪人也不識事又在幽  
憂之中居荒僻之野伍木石友麻豕豈惟無所見聞  
即有之亦復何能有裨於執事也執事盛德高致虛  
已納善凡今嚮道之士孰不願言于左右者顧復遠  
求規益于千里之外耶矧益浪如不肖孤不識事如  
不肖孤無所聞見如不肖孤且不棄焉非盛德高致  
虛已納善何能若是也人皆有言曰選部者人才之  
司命夫所謂司命者豈非以其能進之能退之也耶

進退之自有四曰拔廉去貪獎恬退抑奔兢而已矣  
夫廉者多不理于口而恬退者多不見知於人奔兢  
者多浮譽而貪者時賂權貴以求免此舉世知之舉  
世言之者也知之矣皆諉之曰是選部事也是其司  
人才之進退者也而弗行焉是選部者之責也執事  
所居之位每患不得其人得其人矣或者太宰弗相  
知之知之弗相同也猶可諉也以今邃翁為之太宰  
執事為之選部是千載一時矣審之真行之決固野  
人之所翹首焉者也幽憂之中承敢自嘿惟炤察之  
不宣

上王虎谷書

辱憲車下臨鄙鄉鄙鄉幸甚而某也竊聞之下隱之  
通戶禁之弛也解道之塞私門之枉也蓋吏畏而民  
便之矣鄙人寔有私忤然三月不敢以奉書稱賀者  
避新令也顧有情事不敢不白於左右惟執事鑒察  
焉先家宰恭簡尹公之父為泉州君泉州君生三子  
長曰昂次為恭簡又次曰昌昌者具卒無子恭簡生侍  
謹侍讀生中書君昂昂生鸞鸞生潭潭娶鄙人之姑生  
三子曰光大光表光明是光表視中書君為從叔視  
鄙人為外內兄弟也三子少孤不聞于教光表嘗在

學充弟子員以目病在告不意其又不立而致陷于刑辟也蓋中書君仕于京其佃僕有陰私者是子往往欲發之僕甚銜而莫之與抗其鄰之子諸遊食者謂之曰僕且思矣乃相率而從其所欲為僕將反其前日之銜也執而訟于公下之主衛僕又假中書君庶母陸之命屬主衛主衛者甚苦之將以盜論其母莫與解也走京師見中書君母子哭甚哀中書君母子亦哀之故以書白執事夫以光表之不立鄙人寔憾之雖隕沒無恤也顧在中書君視之廼同居卑幼是欲也實比之匪人亦正其擅財之罪而已矣以為

盜首不亦重乎則不惟為寒門辱雖中書母子亦不忍也雖恭簡公父子之在九泉亦不欲其子孫有是名也伏惟執事鑒察焉亡祖治中嘗受愛于尊甫相公而鄙人得侍教者十年于茲雖不及數奉執事之周旋然執事之所以謬愛鄙人蓋嘗屢聞于白岩之口矣率爾敢布腹心亦惟是之故不宣

荅同年羅侍御書

俾來承示誨劄感感比其歸欲附報書以不知館所而彼又不再至遂不得附報書彼反命必將曰往而莫之值也索而莫之應也是二者有一焉求執事無

怒不可得也書所諭嘗詢之邇者順德守致政去宰  
求以代之所司有語及執事者而宰有難色則不惟  
見之色也而且有言焉夫以執事之才且賢朝之人  
莫不知也何獨至于宰而疑之是必有故矣且宰于  
執事則父之執也執事之于宰則是其子之同年而  
同年之子也是三者皆世講之好也宜其先衆人而  
知執事之才且賢也今乃不然予故曰是必有故也  
夫所謂故者我知之矣凡人不可見取于上者有三  
曰有譖而棄之者忌而抑之有銜而惡之執事與宰  
有前好必不銜宰君子也必不忌無乃譖之者衆耶

其譖之者有二曰非銜必忌也忌之譖焉其辭巧以  
誣銜之譖者其辭深以隱貢聞執事之清戎也法嚴  
而明人無遁情則下吏之銜而不免也又聞執事甚  
重于公實公實之來於北數以執事之才且賢言于  
朝則同官之忌所不免也嗚呼市虎成于三人魯參  
之母亦且投杼焉况執事於宰別已十年而又居數  
千里之外耶然則無恠乎其有疑也古之人有言曰  
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執事固無俟乎自脩  
者然亦曰毋深辯而已矣譬之群犬爭吠于庭愈擊  
則愈吠投杖而去之頃且息矣入春病冗交遊處寡

問訊附便草草不盡所懷希鑒亮

荅周北渚書

昔人有夜寢者覺而聞壁間有聲聽之纏纏然旋也叱之則對曰我者乃符也問之曰胡不于戶外曰外有鬼又有人暮行失道過叢祠天雨且黑狐長鳴不休野燐熒熒散亂左右因大恐疾趨後有追之者曰幸我待幸我待抵郭中當以符報若其人以其為鬼且厲已也恐其近愈益疾趨追者益近回眦之頗然羽人也問之曰予天師耳是二事者甚相類聞之者莫不笑之也其笑之者蓋曰所貴于符者以其能以

辟鬼也而天師者又符之所自出者也今不惟不能辟鬼而反辟于鬼是烏用符與天師者為哉鄙人從大夫後十有餘年有父不能以養而使糊其口于鴈門三年矣雖政不及于古之人然未敢以病民而外不免于監司之辱內不免五百之罰鄙人之力蓋可知矣京師之士人有以醫名者其門如市也予往叩焉出見之僅能步履然羸也予甚笑之蓋未有已不治而能治人者也大兒至予適病瘍在告朝籍之不通者一月矣不敢以出即出亦羸醫耳天師耳辟于鬼之符耳于執事事何能為故大兒之歸也草草布

意若執事之詳悉願未彼自能道之矣不宣

與臧中丞瑞周書

昔者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終始數百言大要不過曰旌別淑慝而已繼之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蔡沈釋之謂如沒世旌表門閭之類然則今之坊牌也者豈非表厥宅里者哉夫周書旌特淑者云耳今之曰貢士曰進士曰藩臬官又淑之淑者也故為之牌坊焉表而彰之俾慝者觀焉古之道也仰之董子家玉田故有牌坊今圯且敝有年矣夫其圯且敝既已有年豈非保釐者之責哉董子于明公鄉人也僚友

也由貢而進由進而藩臬是淑之淑者也而玉田在畿甸為東郊適明公有保釐之責而又有畢公之賢吾知玉田之人有所觀矣敢以為賀不宣

復劉五清太史書

荆南之別屈指數年于茲豈惟執事拳拳下懷鄙人鄙人之心亦未嘗一日不在執事側也使來于梧山老先生所見之恭審文候清佳甚慰及見疏草尺牘深切感嘆中間致怨數端之說尤盡事情可謂言曲而中者矣今天下藩臬率相謂曰錢穀者人所趨刑獄者人所避視學之職清高貴重莫與為伍豈難處

知有如是哉貢踈異人也數端之患無不合者矧直道而處如執事耶信矣抑茲踈也進不如止其說有三執事之履信之于人人非謗可損一也越人觀之則有求者為我訐也無求者謂我誣也必益怒以譁二也假手者之權要不有言則已矣使有言也則茲踈不足折何者數其事而未嘗指其人故也三也故曰進不如止者此也會石峰同年輩計之所見不異故敢尼來使俾反之浙中靜以俟焉假手者之權要苟有言吾明指而徐折之未晚也語曰同病者憐同憂者歎鄙人不肖無以望執事然幸同官且同志而之幸甚

寄懲軒先生書

昔者第五倫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其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恒自語人以為私貢之私今適不幸而有類于倫也惟先生察之先生自去春東歸及今且歲半矣凡先生之起居動止未嘗不悉于耳也又未嘗不納喜于心以自慰也而竟無盈尺之啓通于左右者無他愧之也何以愧負于先生之門也始先生講道東樓之下誦孔子之言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蓋視予猶回也乃先生  
解組貢不能從以歸而依依斗祿以苟斯夕是果何  
為者我貢故曰負愧于先生之門也皇甫規以不與  
黨人為耻上書自訟而貢也未能効之豈直回弗若  
耶徒以二親在代懇貽其憂強顏班行耳居恒鬱鬱  
如有所失言之可悲每鄉人還思一脩問展紙輒復  
棄去知寒溫之常談不足塵也貢之志比于第五倫  
蓋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者也惟先生察之

寄盛斯徵方伯書

魚丘驛驛丞陳璫者石峰子同母弟也獲新待御王

公臺下危厲莫解石峰子始憂之已聞執事在則又  
為之喜而且慰何則包荒之象公且所取已甚之言  
尼父不為知執事必有以處之侍御必有以貸之也  
蓋侍御之子曰家士者去秋大比嘗見拔于石峰此  
童公之所明言侍御之所明知者也即使其拔也以  
其文然于家士不可不謂知己也矣夫士為知己者  
死雖古之言家士引之為謝啓焉彼福我子我禍彼  
弟斯報施之道乎非也矧所獲之罪寔載鬼之疑蓋  
始也由揭帖而研審之事以生終也由研審而刁詐  
之風以起刁詐不遂訐告乃行鳴乎悲夫一夫之賊

至于五百則鞭撻之苦需求之繁非一日矣昔奚忍  
而今始發乎一夫如此衆夫可知彼魚丘者既稱大  
驛則非一夫矣奚衆忍而不忍乎非才詐而何也且  
瑠在東省驛丞中勤慎有聲事多倚辦有能文之譽  
有發奸之才衆口稱焉使其賄致而勢要之則一公  
二公可也安能掩其群且三月五月可也安能至于  
四年今誠受若罔墮若計據誣數而必于取盈則彼  
有鬻子女貨器服以償之耳鬻貨之不繼則又将分  
乃兄之篋割乃兄之俸未已也何者有手足之愛則  
必同榮辱榮辱之情同則憂與患共之矣豈有網羅

其兄談笑而道之者耶今石峰子語人曰吾愧甚吾  
愧甚吾不能養吾弟而使糊其口于卑官又不能蔭  
庇之覆露之坐視其愆桎陷竄而不能克拯也吾  
何以爲兄也言已泣數行下嗚乎悲夫石峰子手足  
之愛不薄也執事之于石峰友也異形而同心者也  
聞斯言也亦動色乎否邪况石峰子者于侍御有僚  
采之誼于其子有師生之恩使或聞之必不忍厄其  
弟于險難矣昔者魯婦垂泣于亡簪楚君反轅于騎  
履前史贊之夫簪履微物耳豈其人寔且奮一至是  
哉蓋久處之故不忍相遺也執事幸哀憐之見侍御

或一言焉使其謝秩以去則是屋方燎而遇雨也厥  
惠不淺矣若乃收覆水于峻原完毀壁于烈焰則是  
二公者大造之仁也僕不敢請亦非石峰子之所敢  
望幸哀憐之不宣

上臧中丞瑞周書

平谷之西郭民居輻如蓋邑之貨廩也而外無郭所  
從來遠久矣寇至則驅羊馬載錢帛繫子女若曠墟  
然以去去則又火其屋室與其器之不能携者罔所  
憚職弗險之設也監司者議保障嘗檄千夫長督居  
民邪馬而民弗率貧者曰即寇至吾一身易匿耳督

之者又勸力卒圍成功嗟乎天王以肱股之地畀之  
監司固捍禦是寄也誠于此時擇一良屬吏如大梁  
西郭狀督之郭奚不可者即不可則于民舍之徽崇  
其閉閣固其鍵鑰如河內之列邑亦庶幾焉夫河內  
大梁寔明公子民之郡宣化之藩也豈忘之哉彥聲  
王子家于此竊閔憂之願白之明公恐議者不察將  
遂以為為已也托之鄙人鄙人闇不通于大計然側  
嘗聞之矣昔日靜郭君請城薛閔王之左右曰不可  
嬰之城薛也以為已也而非為齊也民弗率曷已乎  
靖郭君曰嘻甚矣左右之謬也夫齊之有薛猶室之

有樊垣也而隣于楚一日楚兵至王無薛亦無齊矣  
閔王曰善卒下令許之城平谷者監司之齊西郭之  
郭平谷之薛也而明公之明且斷顧豈下閔王哉顧  
無疑焉則非獨彥聲之大幸也

謝野亭劉相公書

代作

某聞之居廟堂之上則愛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此古人臣之道也而今進退惟憂者舍執事其誰  
哉執事之去相位居山林者凡六七年于茲耳不聞  
天下之事口不道天下之政足不履禁庭而身不曳  
朝紳凡當世之可否不關於休戚也久矣邇者天不

福庇中土旱魃為虐赤地千里民卒流亡

皇上簡命守臣伸濟民之義竊惟執事計口而田度身而  
蚤何有于自贍也乃慷焉出百金為民救焉於執事  
何與焉蓋執事之盛德盛心不能一日不憂在朝廷  
憂在天下于此有以覘見之矣况今日之舉義舉也  
宗卿元老之家固一方民庶之所取則彼懷藏而深  
匿者慕義而興聞風而起實自執事倡之豈以身之  
進退為念者哉某濫守一方不能宣暢德澤上回天  
心下撫庶姓仰執事憂時之心竊有慶焉敬托守道  
之官布腹心于左右以伸謝悃惟照察之不宣

啓羅整菴太宰書

邇者白樓吳老先生簡在

帝心進二宗伯部檄遠至行李屈途伏以別必有餞餞必有詩詩必有序禮也亦例也竊計相公之于白樓同年同官志孚道契而又盈百司之長于其行也文以贈之必有不俟下官之啓請而後興思者也敢擬故事再拜以聞倘不靳燕許之筆而軫念顏仲之情垂賜片言以冠于群公之首則豈惟下官輩之光感而已哉其白樓寔有榮焉謹具菲儀隨啓瀆進仰希鑒鑒幸幸

上礪庵毛相公書

秋暑熾盛恭想天佑元老台候萬福在理有必然者不待詢之于道路也沈醫還傳示書教一通拜讀恍然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知明公之于下官所以嗑引而全成之者情至厚而惠至大也感頌德音何有窮已貢伏自念在汴四載坐身病母哀之故竊食曠職取譏清議為鄉里羞荷明公周庇之曲獲之得逃避于幽黜之典為幸多矣敢不自量而復有他望哉所以憂屈之中三閱寒暑未敢數通名姓于台席之下者雖自揣之心亦自愧之甚也近者釋衰之餘

忍慙強顏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春以謝罪于左右  
遽辱俯答恩禮有加豈非推念先君子地下之愛以  
及其子玆蓋不遺故舊者君子之用心而不棄小才  
又宰執之恒度矣違離道範數載于茲豈不欲侍春  
風之坐親霽月之光也玆顧貢之于家也有不可離  
之勢有不能離之情而又當不敢離之時是以遲徊  
瞻戀未之能決焉耳夫以父執而在相位斯千載一  
時矣有可乘之勢無難通之情今固如斯是病風喪  
心者之不為矣而貢也不喪心也不病風也况乎借  
祿餬口以官為家又中世士大夫之所不能免者敢

欺人欺世而曰吾將希恬退之迹步高尚之武耶委  
曲之私不敢徑達敬托希引口一宣焉惟鈞聽之下  
少賜裁察則受愛多矣不宣

與王漢陂啓

不親道範者十有五年不奉教旨者亦十年于茲矣  
瞻仰馳泝之私惟此心自知之亦惟可自言之耳筆  
之簡牘不幾于飾說乎雖然亮吾兄之于鄙人固將  
有同焉者矣灤江來首詢起居知納萬福又得奉讀  
新製一序二詩恍如坐我春雨之亭而與對山笑歌  
晤語于草野林下也馳泝奈何瞻仰奈何鄙人渡江

以來水土罔習濕病連作匏繫株守學退景增日引  
二雛嬉戲亭畔書蠹硯涸真成素人殊無足為故舊  
報者可慙也又可憫矣屈指舊好亡幾何疆異域殊  
水隔山阻何時接膝宣此鬱懷臨紙惘然惟有吮嘆  
不盡

復邃庵楊相公書

光世詩文草計十有二冊癸未夏藍君王父寔托鄙  
人以脩葺之一則坐其叢雜無序脉絡難尋二則坐  
貢冗懶多病意緒荒落暇日披檢輒多中輟藏之中  
笥且兩年矣頃遵嚴教極力整頓真若理亂絲之科

結也各依體制釐為六卷名曰戶曹張伎陵集繕寫  
成帙附呈台矚其所謂叢雜無序脉絡難尋之甚者  
則姑置之俟能者詳定焉非淺薄之力之所能及也  
夫以學如光世才如光世不幸貧且夭如光世死將  
三十年乃其遺文尚湮沒而未顯此非其友之罪邪  
貢也于是蓋有不得而辭者矣外附上卧軸一卷為  
南中仕者奉和高韻之作而無陋荒劣如貢者亦強  
附焉寔不敢自外于門牆也來使陸行百不能致襪  
履一副奉克登陟之用并附令器公子者知必時奉  
我公以周旋耳已而問之南垣所上曰吾有履焉毅

齋所上曰吾有復焉乃知傳曰禮者復也此之謂也  
幸破台顏一笑

寄徐竹坡書

半生之仰一載之會愛我恩踰師弟子矣飲情懷德  
孤不肖敢有忘執迺執事之北也適與子文有五月  
之談既過于勞復傷于酒平時痰眩之疾頓爾發作  
身壯熱如火蒸兩目視處亦光閃爍頭暈心怔耳轟  
轟聞旋磨聲矣纔睡去即如墮深窟中輒驚以醒醒  
即汗濕衣被如是者凡五夕焉是以不能拜于臺錢  
于郊以伸感謝所以報之者至淺矣罪可言執罪可

言執蓋不肖之于子文也少同師長同年而又往來  
有文字之好一旦邂逅于久別之餘誠有不能自己  
焉者雖子文亦自不覺其留連之久也此情雖托谷  
生面達致恐言之不能悉耳執事其亦亮察之乎不  
邪旬日以來尚在牀榻且值敝城時事汹汹意緒  
亂如浪萍風絮殊不能堪人便敢以腹心上布惟執  
事矜而恕之萬幸萬感然得德州所惠手教則無任  
慰藉矣

與王白泉書

自吾子馬首既東之後居恒鬱鬱如失左右手也孤



則以為去新歲不遠見吾子亦不遠矣何也以臨別  
之約信如四時云耳已而新歲至止子竟不至止其  
鬱鬱也如失左右手也愈益甚于吾子之初別也柰  
何柰何東人至聞道體康嘉旅懷泮渙深慰懸想又  
聞鏡臺之妮東牀之眠雀屏之好有昔人所不能無  
者嘆羨無已嘆羨無已此中二尊人萬福消息日得  
之于正夫之口佳兒豪遊之志既償佳婦歸寧之願  
且遂右所謂雖有離憂其志樂者非吾子之尊人也  
我趨庭之步倚門之思幸勿回戀愁拂天和也入春  
省下初寒數日不解卧葦滿途可憫可惻孤竊嘆曰

至和者陽春也至信者四時也四時其不信矣對人  
乎哉

又

今弟傳玉語下取經書文字及會試錄諸書孤不信  
焉其故有四不暇一也不待二也不必三也不曾四  
也肥醜餒心珠翠炫且晝便登晴之遊夕伴過從之  
讌尚有餘功到筆硯邪故曰不暇取也詞追雜頌義  
契我顏出會中之緒餘淑節下之諸子是乎之所優  
為者耳故曰不待取也縹帙山堆牙籤鱗次考六經  
而罔缺稽列史而並存又武氏之架生物矣故曰不

必取也印雖匪德子實謬收家信動千萬言曹生獲  
二三策豈無數字以及我哉故曰不曾取也不信之  
故有此四端是以入書室而逢徊對使者而猶豫將  
檢發而中止云耳惟摘錦一書吾子物也即子不索  
亦當奉還蓋恐久假不歸且得罪于孟子已矣况吾  
子哉若所取之命果出子口願附便復一言焉知門  
下問安之人無虛日也不盡

與元山席司馬書

貢久違道範深切仰瞻前冬祭戟甫臨舊都下官適  
有進箋之役樞趨之願徒抱於中而且夕之間即成

阻越悵惋深矣繼緣多病過里因循歸棹後期駸入歲  
晚兼城南來摯將請益以畢始願不圖部牒適臨悵  
馬改路遭迴奈何到官之後盜賊盈野流離載途溝  
壑之餓殍城市之丐夫枕籍有摩良可悲痛由耳聞  
者言之東南之災江北為甚由目擊者言之江北之  
災滁州為甚醉翁之亭瑯琊之寺相去咫尺八山兩  
浹向尚未能一駐足也時與勢可知矣且公守坐落  
城外無所於保胥徒火家之類晨朝衙坐面風報巡  
尚為防中之人夕暮被執劫掠居民者即半在其中  
矣豈不大可寒心也哉昔稱樂土今為畏鄉奈何奈

何值茲君迫方圖控言寺吏西旋蒙擲教翰無之文  
綺登拜奉領慙感並興頡此答謝并具菲幣新書用  
展下忱伏乞

台照不賜摩斥萬荷荷

與劉南坦戲述

午睡初醒回想禁中觀雨之樂宛然在夢蓋三十三  
年來一奇事也松臯老兄出之太早頗成惋恨山陰  
返棹不獨王子猷我兀坐東堂啜桂茶二盃餘困未  
解露頂坦腹仍復高卧是時也庭燎近堦行雲落影  
紅藻碧草與踈簾相映九衢塵土之中有此三品隱

士尚敢謂淹滯邪方取五柳先生傳朗誦細繹而吾  
家小工部者携木屑一筐新瓦數片忽來蓋屋已而  
登床摩足挽鬢索桃索杏雖舐犢情深嗔喝未忍然  
清興則太阻矣恐未可敵顧雨之樂也因遣僕子致  
壽春之禮漫爾及此共發一笑幸有以復我焉不盡

復陳仲虛啓

狄子者武人也讀文移不識句讀傳一幕以為美夫  
豈知樵談之愛又豈知老泉子之愛耶使子應之則  
為暗投使君應之則為掠美斯二者皆非矣故叅教  
不敢造次奉焉狄子者未嘗不予焉識也今不予取

而假手于君亦大可詫駭矣此予之于來教所以不敢造次奉焉者也幸為我報狄子曰樵談之所貴者位其位也事其事也將不審勢又不審敵斯蘇門之罪人矣又焉用二書者為哉若曰君用之則敬當馳上矣

### 與俞大叅啓

日者視字赴司不意途中為周守要留沾醉而入且聞之從者言執事亦復治具鄙人竊恐不勝杯酌故踉蹌趨出歸即眊然睡矣乃辱以所治之具寵頒惠賜既寤聞之不覺失笑謂室人曰吾不醉歸若輩安

得饜此酒肉雖然此顯者之賜也東郭之欄可以免矣丁胥之煩時亦在臥室人詫云鹿足化為羊尾夫可異也予曰諸侯之庭鹿可為馬則野人之舍羊豈可以為鹿也乎玆因大笑復睡去遂稽我春之文會連日小兒痰熱交作迎醫議藥夜以繼晨又未能拜謝神惠于堂廡之下萬罪萬罪汴上故人寄我山菜芟數兩因想執事藥中嘗缺此品敢用奉獻以由芹曝之私統無笑勞幸甚

邊華泉集稿卷之三終

因

竹

下

卷

110X  
41  
1